



绘图
仁伟

●我爱我家

我爱吃面条,对手擀面更是情有独钟,一天不吃想得慌,两天不吃觉得百味不香。有时候中午做得多了,晚上就热热再吃。

我从小就爱吃母亲做的汤面条。说实话,小时候一碗汤面条就是山珍海味了。几滴油花儿,两片菠菜,半颗大葱,加一点儿盐,就是美味佳肴。母亲看着儿子吃,两眼眯成了一条缝。就几根面条,我吃得津津有味,连喝汤都像喝酒一样干了。

过去吃面条不容易,逢年过节、在外工作的父亲回来、亲友来访、兄弟姐妹过生日或家人生病的时候,才能吃上面条。有一次,我实在饿得厉害,就装病。老妈一摸我脑袋,咦,不烧啊!但她还是给我做了一碗汤面条。若干年后提起此事,老母亲说:“你的那点儿心思我还能看不出来啊!那时咱家穷,委屈你们啦!”

从14岁至今,我上学、工作,经常吃公家饭,面条依然是我的最爱。到饭店吃

饭,我首选面条,不管是削面、烩面还是炸酱面,当然最好是手擀面。有家饭店有个特色,最后总要送一大碗手擀面。别人吃一点,我总是吃两小碗。

结了婚,爱人擀面条的技艺实在不敢恭维,母亲就细心地教她,看得出母亲是在为她的儿子“度徒弟”。我爱人本来干练利索,让她干别的还行,但让她擀面条,真是难为她。好在我吃面条不太讲究,只要是面条就可以,老婆的技艺在我的宽容下停滞不前。

这几年,孩子在外上学,只剩下我们俩过日子。老婆忽然“良心发现”,竟然把手擀面的技艺发扬光大了!

又快到午饭时间了,我不想在食堂里吃,就打电话给老婆:“能不能做手擀面?”老婆说:“没问题,等几分钟就好!”

看,还是自己的老婆好啊!
(伊滨区 王建功)

我的英语秀

老外愣了一下,我知道肯定是我的语法用错了,但他马上明白了。

“England!”洋夫妻兴奋地一起说。

“英国。”我向邻座翻译。

“英国?你问问他们到过哪些城市。”邻座的人说。

“What city did you go?”我又秀起了英语。

“Qingdao, Wuhan, Luoyang……”

老外更加兴奋了,手舞足蹈起来,不停地说:“中国 kongfu……”

“孔府在山东,他们去孔府了?”

老外见我们不理解,就从包里翻出几本书,指着图谱说:“中国 kongfu……”两个手指猛地在书上乱

比划,好像要把书劈成两半。

“是中国功夫!”大家喊了出来。

经过老外的解说和比划,我们得知,他曾在少林寺学过武术。他也能说几个蹩脚的中文词,比如把“师父”说成“xi-fu”,我赶紧帮他纠正:“xifu 是 wife(妻子);shifu 是 teacher(老师)!”老外小两口听后笑翻了。

随着交流的深入,我已无法用英语表达,只好拿出笔和纸边画边写单词,遇到不会的单词就用画来代替。这老外夫妻还真聪明,完全明白我的意思,还一一作答。

我们这场别开生面的“座谈会”,引得不少人围观,为漫长的旅途增添了很多乐趣!
(新安县 胡龙江)

●啼笑皆非

家有球迷

乐陶陶

我是个普通的女人,可这并不影响我在家中女皇般的地位。夫君对我言听计从、温柔体贴,我们恩爱有加,小日子过得很自在。

夫君在单位是小职员,平时不抽烟、不喝酒,更不搓麻将,也不进舞厅,可他是个十足的球迷。为看球赛,他可以不吃、不睡、不做家务活,孩子尿湿裤子在地上爬,他也不管不问。

刚结婚时我尚能忍受,后来我发现他竟变本加厉:节假日,他屁股如同上了螺丝钉一样,坐在电视前不肯移动半步。我要看韩剧他不让,孩子要看动画片他也不让。他看球赛,时而大呼小叫,时而捶胸顿足,甚至脏话连篇、痛哭流涕,那情形仿佛鬼魂附体、妖魔缠身。常常是我刚入睡,他在客厅一声尖叫,吓得我大汗淋漓、睡意全无。第二天我瞪着一双熊猫眼僵尸般去上班,注意力不能集中,工作上出了差错,既挨上司骂又遭同事笑,狼狈至极。

有一天,我忍无可忍,将手中的东西摔碎在地,指着他的鼻子大叫:“你跟足球过一辈子吧!我不是你的佣人,也不是你的奴才,离婚算了!”我从衣柜里寻出一条围巾对夫君说:“以后你就和足球一块儿过吧,我这就去歪脖子树了!”说着便跌跌撞撞地向门外走去。

夫君吓坏了,忙将我拉回去,幽幽地说:“我看球赛,真的就这样伤害你?”我痛恨地说:“岂止伤害,简直要命!”“我不想离婚,日子还得过,只要让我看球赛,一切听你的!”夫君说。

我低头假装啜泣,暗自窃喜,咬着牙说:“我为你订一份电视报,哪天有球赛你可以按时看,但看球赛之前,家务活必须做完,一切行动听我指挥。你要是敢违纪,轻则跪搓板,重则砸坏电视机,家庭破裂……”夫君头如捣蒜连声称是,慌忙拿来纸笔记录在案。

自从有了约法三章,夫君有空就洗衣拖地收拾房间,下班回来就忙着做饭,我倒落个轻闲自在,利用充足的时光读诗书写文章,别提多快乐!
(栾川县 莫小秋)

●凡人小记

前几天,我到北京出差,没有买到卧铺票,只好坐在硬座车厢。我的对面坐着一对洋夫妻,“嗨!”那个洋丈夫先给我打招呼,然后比划着。我抬头一看,行李架上的空位放不下他们的大背包,便站起来把我的包往边上挪了挪,把他们的包放进去,老外忙说:“Thank you!”

一会儿,有两个乘客坐到我身边,其中一个说:“这老外真抠门,也坐硬座车厢!”

“Laowai?”洋丈夫学着那声调对他妻子说。大家都笑了起来。“Hello! Which county did you from?”踌躇了一番,我终于壮起胆子,用生硬的中国式英语向老外发问。

●家有儿女

我在《洛阳晚报》“以文会友”群里认识了他。群里经常有评稿活动,他总是积极参加,可他每次发帖总是很凌乱,好在某文风很朴实、感人,大家提出修改意见后,他认真修改,稿子终于见报了。他越写越勤奋,发表作品也越来越多。

后来得知,他生活在偏远山区,和姐姐在小镇上经营一家小饭馆。饭馆面积不大,能摆三四张桌子,卖些炒面、饺子、小炒之类的,赚点儿辛苦钱。

他早上5点就要起床生火、洗菜切菜,一直忙到晚上10点,只能忙中偷闲用手机写文章。我很吃惊,原来他的文章全是用手机写的,他说家里负担重,电脑

对他来说是奢侈品。

他一直喜爱文学,只能一边干活一边构思,灵感来了,马上掏出手机记下来,客人走后,他便在手机上写文章。有时刚写几句就来了顾客,他就要去忙活,干完活儿继续写,手机被他摸得油乎乎的。有好几次他把菜炒糊了,受到客人指责。有时他一篇文章要写上好几天,写完后到网吧上网投稿。

他对文字的执著深深地感动了我,我鼓励他继续写下去,总会有成功的一天。看到我的文章常见报,他便来拜访我。那天,我正在上班,他打来电话,说已坐车来到洛阳,请我吃饭。我想拒绝,

却不忍心让他失望,我俩便在我家楼下小饭馆里一面吃一面聊。他穿着一身旧军装,里面的毛衣袖口和领口都脱了边,我心生怜悯和敬仰。

我谈了一些写作体会,其实自己的文章也很浅薄,只是写得久了,掌握了报刊风格及投稿要领,所以偶有文章发表。他虔诚地听着,不时地向我提问,很认真的样子。

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,没有被生活的艰辛压倒脊梁,他用手机编织梦想,用文学点缀生活、温暖人生,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我们敬佩吗?
(涧西区 放飞梦想)

我家的幽默“大师”

儿子冲儿长得虎头虎脑,性格开朗,风趣幽默,他不但给我的家庭生活增添了许多快乐,还颇受邻居喜欢。

前几天,我给冲儿买了个足球,他如获至宝,整天带在身上,我不小心碰到足球,他会心疼地擦半天,就连他亲爱的老爸也只能踢一脚,他说大人劲儿大,他的足球会疼。第四天,他才舍得让足球下地运动。

“不幸”的事情就在那天发生了——小区里一个邻居开车时不小心,将冲儿

的足球碾得面目全非。我一时还不知道如何安慰孩子,谁料孩子却爽快地对那个邻居说:“阿姨,没关系,我还没有踢过瘪足球呢,这下我可以踢瘪足球了!”我和邻居赵女士都开心地笑了。

事后,我表扬了冲儿,他笑笑说,人家又不是故意的,但我从他发红的眼圈里读到了心疼、不舍和无奈。

星期天,因为白天事情多,我不得不让冲儿把做作业的时间安排到晚上。我担心他会忘记做作业去睡觉,也担心他被大

量的作业压倒。没想到到了晚上,冲儿进了厨房,让我闭上眼睛,等我睁开眼睛一看,眼前有两杯香香的咖啡。冲儿眉飞色舞,手舞足蹈,大声喊着:“咖啡先生隆重登场!”我和他爸开怀大笑,一天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,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很快完成了写作业、改作业的任务。

这就是我只有9岁的儿子,我家的幽默“大师”。从孩子那张无邪的面孔上,我读到了快乐,读懂了幸福。
(孟津县 梁向茹)